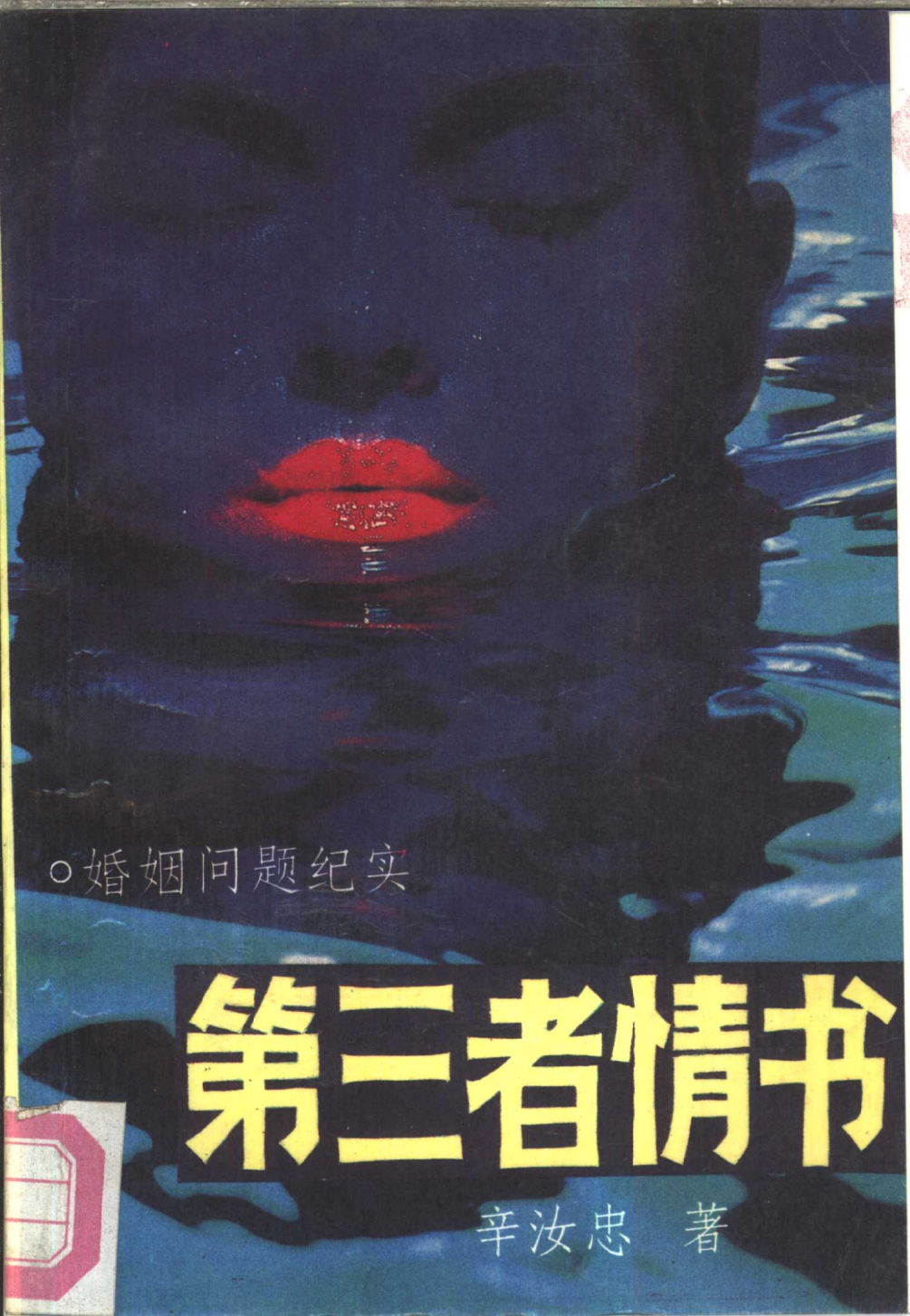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○婚姻问题纪实

第三者情书

辛汝忠 著

· 婚姻问题纪实 ·

第 三 者 情 书

辛 汝 忠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90 · 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方 卉

封面设计：刘 跃

· 婚姻问题纪实 ·

第 三 者 情 书

disanzheqingshu

辛 汝 忠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欣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·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53 字数 154,000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定价：3.30 元

统一书号：ISBN 7-5317-0345-9 · 1·346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中男女婚恋的纪实文学集。

作者通过对中国近年婚姻中出现的新问题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，以犀利的笔触，展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，中青年婚恋中的困惑、痛苦、失落和追求。

故事曲折生动，语言优美、清新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。

目 录

十三年后的恋情.....	(1)
两个失恋者.....	(19)
“鹊桥”搭成的姻缘.....	(24)
在性爱的悬崖上.....	(32)
失身引起的惨剧.....	(43)
金钱泪.....	(53)
第三者情书.....	(60)
一桩征婚案.....	(123)
她，等待判决.....	(160)
女囚.....	(195)

十三年后的恋情

红灯。黄灯。绿灯。

绿灯。黄灯。红灯。

人世间，有无数的上行道和下行道；人生中，也有无数个十字路口。在这些十字路口上，多少人在徘徊、踌躇、辗转、顾盼，人们似乎已意识到，往往一步就会决定终身的命运。

1987年9月的一天，我接待了一位中年男子。他身着一套深灰色的皱皱巴巴的廉价西装，褐色的浮尘象掩去他脸上的光泽一样，也遮盖了他破皮鞋的光亮。他是从K市来的，名叫吴诚。

他说，他是冲破了家庭的封锁线，越过了眼睛的包围圈，是从婚姻家庭的火线上奔来的。他在呼号、呐喊、求救。他先是犹豫，再是难堪，即而讲述了13年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87年4月26日，K市某工厂科室干部吴诚，突然收到一封薄薄的信。信是从S市发出的。拆开之后，他愣住了，写信人竟是他13年前爱恋过的女友柳兰。当初，他要同她结婚的时候，她突然失踪了。13年后，她竟神奇地冒了出来！被压抑的爱，早已化作了恨。他想把信撕个粉碎，但是，他还是一字字地看了下去。

“分别13年了，我一直很痛苦，总忘不了你。现在，我们已都是中年人了，往前走，不远就是坟墓了，在有生之

年，我只求能见你一面，对你说清事情的原委，请你原谅我。如果不能再见你一面，死也合不上眼啊……”

他已40来岁了，不知为什么青年时代的第一次恋情，竟象夜来香一样悄然地把甜蜜的芳香送上他的心头，是感慨，是悲怆，怎么说得清。

他的脸热辣辣的，忙将信揣进衣兜，可是那颗心仿佛年轻了，在嘭嘭乱跳着。

晚上，吴诚弄不清为什么竟把那封信让妻子看了。他的心，乱纷纷的，觉得只有将这份混乱的心交给妻子，才会安定下来。

是“什么好消息？”妻子露出笑脸，伸手接去。结婚十多年了，她这副笑脸，这双期待的手，不知从丈夫手里接过多少次工资和温暖。她对这种接受已经习惯了。

吴诚注视着妻子伸过来的手，感到有些后悔。他同她平平静静地度过了13年，有了两个孩子，他还没有在感情上伤害过她呢。可是，交出去的这封信还能收回来吗？

她将信读完。出乎丈夫的意外，她竟是一脸的意笑，并对他说：“给她回封信，说我欢迎她。信上还说要照片，你找底版，我洗去。”

这时，邻居的两个妇女来串门，妻子顺手把信甩给她们看，三个女人笑在了一块堆。之后，吴诚责怪妻子说：

“你不该把信给外人看！”妻子说：“那怕什么，我只觉得好笑，世界上还真有痴情人呢！”

她并没有去抚慰一颗受了伤的心，却象推开用过的饭碗一样，推开了他。

女人阿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你是不是错走了一步。

夜深人静。吴诚躺在被窝里，朦朦胧胧闭上了眼，一个秀丽年轻的姑娘，飘然来到他的身边。13年了，他同妻子共度了无数个月缺月圆，却只在这时，他才感到了月光的明媚。其实，在这样的月夜里，他究竟同女友柳兰才见过几面呢？为什么记得这般深刻？月光下，他们并没有亲吻和拥抱，只是坐在紫丁香的花丛前，羞答答地低着头……。

难道就是她，在13年之后写来了这样悲凉的信！

4月27日，吴诚给女友写了回信。细心的他，在回信里写的是柳兰和她丈夫的名字。

“接到来信很高兴。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让感情服从于理智吧。我和你嫂子欢迎你来作客，欢迎你们全家来做客……”

他回信的内容竟同他的心事是两码事儿。信是按社会道德规范写的，而心却是有感情的啊！往事如烟如云又如丝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清晨，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投进邮筒，却身不由己地没有离去。信投进邮筒那轻微声响，竟产生了那么大的回音，激撞着他的心。他觉得那里有一扇大门关闭了，永远也不会再打开，那是他铭记在心头的初恋的回忆。

他突然感到不能失去这段回忆。假如说，年轻的时候，这段回忆是深沉的，而现在，这段回忆就犹如他的生命一样不能丢弃了。他不愿丢弃他的青春！他似乎听见有一个他所熟悉的声音对他说：“我离坟墓不远了，难道这就是你我的回答吗？”

信投进邮筒是拿不出来了。另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

脑海。在活着的后半生里，他应该去看看她。

吴诚对妻子说出了这个愿望，没想到，嘻嘻哈哈的妻子已不是第一次从他手里接过柳兰的信的样子。

她伤心地掉下了眼泪：“咱俩成亲13年了，13年的夫妻之情，竟不如一封薄信。”

他犹豫了。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有些恼火地说：“既然决定了，你就去！”

如果在平常，妻子发火他不放在心上，而今天，妻子的话虽然不多，却使他的心受到了伤害。他悲哀地想，13年的夫妻，难道感情竟这样脆弱，象白皮鸡蛋壳，一碰就裂开缝了！她那副愤恨的样子象是对待仇敌！为什么她就不会来安慰一下他呢？

这种夫妻相互不理解的悲哀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着，埋藏着，也许可以埋藏至死也不暴露。但在此刻，吴诚却愤怒了。

翌日，他便登上了开往S市的直达列车。

S市，吴诚多次光临过，只有这次，却感到格外亲切。生命中那个消失了的春天，现在又回到他生命里来了——那蓝蓝的天空，那翠绿的树叶，那鲜艳的太阳……还有甜甜思念。

他在旅馆里给柳兰拨了个电话。她还是那个调皮的样子？还是那么文弱？她也该是年近40岁的人了，会变得让他认不出来了吧？

对方接了电话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呵！没有变，还是那么甜润清脆，是她！

“谁呀？……”

他的心一阵狂跳，眼前竟变成了绿星星汇成的海洋。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对妻子，他从没有这样地发窘过。

她报了自己的大名。此刻，他只觉得电话太落后，要是能一边讲话，还能看见她该多哇！

不，不要见到她！甚至他害怕她再说下去。

然而，在沉静了几秒钟后，忽然从听筒里传来一阵颤抖的哭音儿：“哎呀！是……是……”

她字儿虽然吐得不多，又很难堪，可他已经感到，这一趟他实在不该来，一座火山在他心底压抑了13年，现在开始滚动了……。

他兴奋、激动；他委屈、害怕。他甚至看见了自己在人生旅途上的狼狈相。背上背着妻子儿女，双臂却又迎向那个潜伏于他灵魂中多年而又突然出现的她——那个诗意的青年时代的爱。

他尽量将声音放冷淡些：“哦……我不是特意来的，是来出差。你下班后能来一趟吗？”

她忙一连串儿地答应：“行，行……”

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了，怕她失态，也怕自己失态。挂上电话，他才觉得不该就这样草草结束这次谈话，更不该说不是特意来的。难道他千辛万苦跑来，是为了对她说这句话吗？他立刻又叮嘱自己：吴诚呵吴诚，你是一家之长，是有妻子的丈夫，有女儿的父亲，你不该有什么差错呀！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越是这么想，妻子女儿在她心里的位置就变得越小，他的心只等着她。

中午，她果然来了。

吴诚自己也感到很奇怪。为什么一见到她，委屈没了，

杂念抛开了！阴沉的内心云开雾散，他们仿佛并不是分离了13年，象刚刚分手13秒钟。她慌忙拽住他的手，靠近他坐下，又从手提包里拿出花卷、炸鱼、火腿什么的，在他面前摆了一大堆好吃的。他痴痴地笑着：“我的饭量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些东西我得吃三天……”

这时，两人才抬起头来，四目相对，不由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。他已经失去了13年前的英武，抖着瘦削的双肩，窝着胸，头发里已斑斑点点掺进了白发。他老了！而她呢？生下三个孩子，夭折了一个，昔日俊秀的少女已变成半老徐娘。不要说那苗条的身姿、飘逸的秀发和充满青春魅力的面容荡然无存，就连那闪烁着玫瑰色微笑的目光，也变得呆滞无神了。13年的时光在那张曾经是美丽的脸上残酷地刻下了纵横交错的皱纹，连一丝苦笑，也是由皱纹组成的！

哦！多么迷人的回忆！多么冷酷的现实。此刻，吴诚和柳兰都不能不想到，在他们的身后都有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家。他们都被天真愚弄了，怎么能独自相见呢？他们的家庭负担和责任，就刻在他们的脸上！于是，几乎是被迫的，吴诚掏出了那张“全家福”照片，机械地递给她：

“这……这是你要的。”

柳兰木然地接过照片，她哭了，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照片上，落在他女儿正对着她的笑脸上：“这要是咱俩的孩子该多好呀！……”

见面后的这段沉寂，使吴诚看到了13年在他和她面前拉开的距离。

他悲哀地想：世界上，有着多少大海呵！可是无论是

红海、黑海还是黄海，都不象摆在他和她面前的生活的大海这样宽阔、深邃、苍茫！人的青年时代的恋情在这可怕的生活海洋里又算什么呢？能抵御什么呢？顶多是海面上的一层薄雾……

柳兰轻声地问：“你可愿意听我解释解释？”

吴诚淡淡一笑，是啊，难道对心底里的恋人连句解释也不要听吗？自己对生活屈服得还不够吗！

对于柳兰来说，解释是她最大的愿望和安慰了。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

“自从你顶撞了我妈，她就嫌你粗暴，怕我日后受你欺侮，不让再见你。打呀，骂呀，寻死呀，老人家都做过。但是，我没有勇气反抗母亲，因为她最心疼我。关键的一天来了。母亲问我：‘你到底同他做了什么？是不是有那事了？’想来真傻，我真傻，若是我说是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也许咱们就成了。可是我害怕，没有的事为什么要编来欺骗老人呢。人们都说，欺骗老人是有罪的。不久，同学来告诉我，说你结婚了。几年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位同学也用这种方法欺骗了你，不知是出于何意。你可知道，当我听说你结婚的消息时，精神上受到多大的打击呵！我哭昏了好几次。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负心，咱们的家具都打好了，怎么你就变了呢？可是，我出不去家门，母亲把得很严。过了几天，有个男人来看我，他不是你，而是我现在的丈夫。见面才两个月，他就同我登了记，带我到了S市。登记那天，人家问我愿意不愿意，我死低着头，说不出个愿意来，丈夫忙向负责登记的人说我口羞，才登了记。

“结婚13年了，我何曾忘记过你！那天梦见你给我送

来一件蓝格子上衣，我穿上就到镜前照，我丈夫站在旁边看。我问你从哪里来的，你不说话，我急哭了。醒来后，丈夫问我为什么哭，我把心里的事对他说了，他倒会体谅我，说，你就把我当作是他吧！丈夫也许会为了自己对我的宽容而感到骄傲，可我为他的这种宽容而伤心，感情的事，能用一个不爱的人代替一个爱的人吗？他不懂这个。

“又有一次，晚上看电视，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我们一大家人全在，我一看杨乃武象你，就喊了起来，说是你。我妈说，‘不害臊，演员长得多么好，他长得象什么？’我又气又羞，跑到妹妹屋里放声大哭了一场。我妈心里过意不去，走过来说，他到底哪好点？让你这么多年放不下他？我说，他哪儿都好。丈夫在一旁听了，叹了口气。

“自打结了婚，我就总是感觉胸口堵得慌，难为了我丈夫，他一年四季为我买‘顺气丸’吃。有一回吃多了，差点送了命，可这气呀，至今也没顺过来，顺了13年了。我想，丈夫也可怜，他总想把我的气用药顺过来，辛辛苦苦，一年到头打听偏方，其实，只要咱俩能在一起过一天，我的病也就会好了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靠近吴诚，带着满眼泪注视着他的眼睛：“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他，更对不住孩子。13年了，我一半儿心想你，一半儿心为丈夫和孩子，你想想，我是怎样做的女人！……”

吴诚在发呆，在想自己的婚姻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惨兮兮的。他认识对方仅仅两个月就匆匆成亲了，如果说成亲，倒不如说是寻找失落。妻子同他的恋情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一点值得回忆的甜蜜。

“你吻…吻我吧……”柳兰可怜巴巴地说。

吴诚注视着她。他不能真实地看清楚她的容貌了，只能真实地看见青年时代的恋情。那时候，他多么想吻吻她，却又不大胆。眼下，她回来了，就在他的身边，正用亮亮的眸子深情而又绝望地注视着他。

于是，他不再去想自己的家庭了，也不去想妻子女儿了，他那颗被压抑在生活与事业中筋疲力竭的中年人的心，突然获得了自由。

咸咸的吻，带泪的吻，抚慰了他那颗曾经在热恋中遭受了重大挫伤的心。他拥抱着她，狂吻着她……。可是，他觉得柳兰并不会接吻。他轻声问：“为什么……结婚13年了！……”

柳兰闭上眼睛，心情很沉重地说：“13年来，我从没亲过丈夫一下。”

他的心抖动了，久久地望着她的脸。他突然发现她脸上少了点什么，便问道：“你……嘴角那颗怪好看的痣子呢？”此刻他不愿意让记忆中的她，有一点变化，哪怕一点点！

“都说这是颗福痣，可我没有幸福，一怒之下，用剪刀剪掉了……”她深情地望着他。

随着这颗痣子的消失，他又回到现实中来了。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有着一颗美人痣的女人，她嫁了人，并且剪掉了他爱的标志！

他觉得自己真傻，面对着一个给别人当了13年妻子的女人，为什么要如此倾情呢？过去的爱，只是一片彩云，而在13年的生活磨难中，这片彩云早已从他生命中消逝了。

吴诚垂下头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回去？”她吃了一惊，下死劲地拽住他，“你怎么能走呢？他知道你来了，邀你晚上家里做客去。”

吴诚仿佛被什么咬了一下：“不。我算什么客！”

“大老远来一趟，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我的生活吗？”泪水从她苍老的面颊流下来。

他痛苦地看看她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一小时的相爱被时间无情地带走了。吴诚象陌生人一样送走了柳兰。他只身走进商店，尽着手头的钱，为这个陌生的家庭选购着礼品。他是个在生活上很俭朴的人，而今天买起东西来连价钱都不问。他是个爱静的人，今天却专往人群里钻。他觉得自己一时间忽然好象无家可归了，多么想永远消失在这人海里。

吴诚怀着复杂的心情，下午5点钟来到柳兰家。

晚霞映照着陌生的房门，他感到恐怖和尴尬。更担心第一个从门里闪出的不是柳兰，而是她的丈夫。假如他问：“你找谁？你是谁？”那该怎样回答？

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机械地敲门，手是麻木的。门开了，正是他所担心的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，面带一种同样是惊慌的表情迎了出来。很显然，他是心情复杂地久久在听着敲门声的。还好，他竟没问姓名，倒象老知己一样热情：“快来，快来吧！”

吴诚象缴枪一样，把礼物先递上去，脸上热辣辣的，心也嘭嘭直跳。他怕见到她，仿佛她是他“罪恶”的见证。她不出现，他还可以在这个陌生男子面前堂堂正正，她若出现，他就要矮掉半截。

迎着他的不是柳兰，而是一桌酒菜，热气腾腾，满屋飘香，柳兰的丈夫用沾着菜叶儿的手忙给吴诚倒茶。吴诚感到很不自在，身前身后总好象有一双锐利的眼睛，时时都在审视着自己，不由脸红了。

柳兰的丈夫仿佛察觉了他的面色，慌忙说：“她还睡着呢，我就去叫。”

柳兰丈夫慌乱而殷勤的脚步，刺痛了吴诚的心。他的良心对他说：吴诚，你好自为之吧，这个不幸的丈夫，为了爱自己的妻子，正在做着并不是每个丈夫都能做到的事。刹时间，他决定，再也不到这里来了！因为她有个似乎很爱她的丈夫伴随着。

柳兰的丈夫从卧室走出来，领着小女儿，孩子那张小脸蛋竟同柳兰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她天真热情地张开双臂冲他迎上来。吴诚的心，一下子紧缩起来。他产生了错觉，觉得那是年轻的柳兰。

柳兰睡眼惺忪地走出来，责备丈夫说：“为什么不早叫我！”

柳兰的丈夫没吱声，苦笑着看饭去了。在这场奇特的酒席上，仿佛吃醋捏酸的角色不是他。

柳兰的丈夫又恭恭敬敬地端上菜来，亲切却有所指地说：“吃吧！今天的酒，既是为你接风，又是饯行。”柳兰抢白说：“刚来，怎么就饯行？我们有好多要说的话还没说呢！”

吴诚觉得自己视为终生至宝的纯洁的爱，在这时候已被剥得鲜血淋漓。他有些颤抖地举起酒杯，并不去看柳兰的脸，只对他的丈夫说：“祝你们夫妻和美，白头偕老！”

柳兰的丈夫很激动，他似乎期待了一晚上，就等这句话，眼里的那层迷朦顿然消失，一汪亮亮的东西在闪动着。

吴诚觉得自己应该走了。他拿出礼物，有给孩子买的糖果，有给她丈夫送的名酒，只是没有她的。但是，眼前的两个孩子两个大人，真正希望得到礼物的，只有她！他不敢抬头看她那双含着失望的泪花的眼睛。在这极度尴尬的处境中，支撑着他走向门口的力量是13年前曾写给她的——一首小诗，不知她会不会象他一样还记着：亲小妹，爱小妹，痛饮小妹相思泪，除妹能爱谁？

吴诚带着再也不见柳兰的决心，搭上了返回K市的列车。他象受伤的鹿一样，沿途舔干了血淋淋的伤口；又象久别父母的孩子，天真地想象着他回家后家庭的温暖。当他推开家门，却发现家中的一切似乎都变了，家庭的温暖化作一片冰霜。

小女儿首先扑向父亲娇怯怯地哭起来：“爸爸，妈妈说你又给我找了个新妈！我可不要新妈呀！”吴诚的无限惆怅便在这孩子的哭声里凝固了，只是呆呆地抱着女儿。妻子在几天里似乎也瘦了许多，她表情淡漠地注视着丈夫说：

“暑假我得去她家看看，那个小狐狸精究竟长了副什么模样儿？竟能勾引得我男人神魂颠倒！”

吴诚有气无力地解释说：“没有那回子事儿，别胡思乱想了！”

妻子很反感地说：“你刚走，她就寄来衣服和礼物，为什么送这么厚的礼？”

吴诚哑口无言，他已无力同妻子再斗了，他失去的太多了，不想再失去这个家了。